登科記考

大興徐松

唐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

元和二年丁亥

正月辛卯有事南郊還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制曰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委內外官各舉所知當親策試 冊府元龜 唐大詔令集

八月國子監奏准敕今月二十四日諸州府鄉貢明經進士見訪宜令就國學官講論質定疑義仍令百僚觀禮者伏恐學官職位

稍卑未足飾揚盛事伏請選擇常參官有儒學者三兩人與學官
有儒學者庶聖朝盛典輝映古今於是命兵部郎中蔣武考功員
外郎劉伯芻著作李藩太常博士朱潁鄭王府諮議章庭規同赴
國子監講論冊府元龜

十二月壬申禮部貢舉院奏五經舉人請罷試口義依前試墨義
十條五經通五明經通六便放人第從之敕自今以後州府所送
進士如迹涉疏狂兼虧禮教或曾為官司科罰或曾任州府小吏
一事不合入清流者雖薄有詞藝并不得申送入如舉送以後事
發長吏停見任及已停替者殿一二年本試官及司功官見任及已

停替並量事輕重貶降仍委御史臺常加察訪舊書本紀冊府元龜唐會要

是月國子監奏兩京諸館學生總六百五十員請每館定額如後西監學生五百五十員國子館八十員太學館七十員四門館三百員廣文館六十員律館二十員書館十員算館十員冊府元龜

又奏伏見天寶以前國館學生其數至多並有員額至永泰後西監置五百五十員東監近置一百員未定每館員額今謹具定額如後東都國子監學生一百員國子館十員太學十五員四門五十員律館十員廣文館十員書館三員算館二員伏請下禮部准額補置敕旨依奏冊府元龜摭言

進士二十八人 文苑英華載舞中成八卦賦以中和所製盛德斯陳爲韻又有貢院樓北新栽小松詩爲此年試題

王源中 狀元 王源中字正蒙擢進士宏詞見舊書文苑盧景亮傳

竇鞏 褚藏言竇鞏傳府君諱鞏字友封元和二年舉進士與今東都留守孫公簡故吏部侍郎興元節度使王公源中中書舍人崔公咸制誥李公正封同年上第 唐才子傳竇鞏元和二年王源中榜進士

孫簡 見上 舊書文苑傳孫逖子宿宿子公器公器子簡範並舉進士 新書簡字樞中元和初登進士第

崔咸 舊書文苑傳崔咸字重易博陵人祖亥石父銳咸元和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

張存則 見文苑英華

李正封 見文苑英華

白行簡 唐詩紀事白行簡字知退敏而有詞元和二年登第爲度支郎中行簡小字阿憐見樂天同宿湖亭詩注

錢眾仲 見文苑英華

楊敬之 新書楊憑傳敬之元和初擢進士第平判入等 柳宗元與楊京兆憑書童宗說注楊後子敬之字茂孝常爲華山賦韓愈稱之中元和二年進士

費冠卿 唐詩紀事冠卿字子軍池州人久居京師登元和二年第母卒既葬而歎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而

親喪何以祿爲遂隱池州九華山長慶中殿院李行修舉其孝節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常預計偕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身邱園絕跡仕進守其志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雙清飈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冠卿竟不應命　太平廣記引神仙感遇傳費冠卿進士及第

張後餘　韓文考異後餘中元和二年進士第洪興祖韓子年譜云唐科第錄諸本皆作後餘摭言作俊餘誤　柳宗元哭張後餘詞云後餘常山張氏少余七年頗弟畜之既得進士明年痾發斃卒

王參元　元和二年參元中進士第見柳宗元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注

張弘　容齋四筆引登科記元和二年崔邠放張後餘張弘

權璩　永樂大典引嘉定鎮江志璩字大圭德輿之子元和二年登進士第

齊煦　五百家韓注樊氏曰登科記煦元和二年登進士第

韋楚材　韓愈孔戡墓誌銘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五百家注引樊曰楚材元和二年登第

吳武陵　柳宗元濮陽吳君文集序會其子偁更名武陵升進士韓注元和二年武陵登第雲谿友議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爲信州刺史時吳武陵郎中

貴溪人也將欲赴舉以哀情告于州牧而遺以五布三帛吳嫌輕鮮以書讓之其詞唐突不存桑梓之分李徵詣焉贊皇毋氏誡曰小兒方求成人何得與舉子相忤遂與米二百斛趙郡果爲宰輔竟釋其憾焉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將放二十七人及第潛持名來呈相府穐見首座李公公問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遂言吳武陵及第也其榜尚在懷袖忽報中使宣口敕且揖禮部從容遂注武陵姓字呈上李公公謂曰武陵至是粗人何以當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雖則未聞文筆乃堪採錄名已上榜不可卻矣相府不能因私詘士唯唯而從吳君不附國庠名第在於榜末是日既集省門試謂同年曰不期崔侍郎今年倒挂榜也觀者訝焉

明經科　雲麓漫鈔於元和二年載三禮科其說與元年同

諸科十一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邠　見唐語林　廣卓異記引登科記云元和二年崔邠爲禮部侍郎連放二榜

張存則舞中成八卦賦曰樂之容舞爲則導於情崇於德製其衣
而五方咸備須其序而八卦不忒然後體利貞而疾徐有度法行
健而循環不窮數盈而剛柔匪雜綴短而明德將融初配六以迴
旋狀焉行於此及變三而成列知能化其中信乾坤之簡易應金
石之變通於是步日而前因風而舉乘飄颻而婆娑雜沓映照燭
而長短合序既順之而不卻亦明之而有所則離巽之不差豈進
退之無旅則有應水之理象木之規聲若奔溜散如繁絲五色相
宣謂神軀初負八音咸奏知鸞鳳來儀震也坎也何斯違斯既以
悅隨企其遵令象山而乍結乍凝依澤而若游若泳狀巍巍之德

仰之彌高節蕩蕩之音於斯爲盛是知艮兑之爲美故必隨而不競是故聖人窮樂之變制舞帷新效知來而藏往故有要而有倫非干戚之前設若鈞天之所陳至若卿雲共臨瑞日同羃乍離乍合若翔若䬀隨方辨色非前代之舊章應節成文實我唐之新製是知舞以迺道無媿樂以審政同和觀象取則異乎側弁俄俄則舞也實百代之不訛 文苑英華

自行佾舞中成八卦賦曰卦惟體德舞以象功分其節於乾坤之位列其遒於綴兆之中相彼六爻爰配數於六律俾茲八體偕叶義於八風原夫乍合乍離進旅退旅參於綴而九變無撓辨於位

而五方有序作既自於天心用必在夫君所剛柔斯別皆取象於
負圖俯仰可觀各分行於曳綃爾其舞既備位亦陳贊陽和之啟
蟄助雷雨之解屯卦始畫於庖犧當皇唐貞元之歲易咸列於宣
父在聖祖中和之辰度曲未終變態無極震艮以節其動止離坎
以分其南北闡之者正性命而深和覩之者守精微而不賊繼虞
韶之盡美哂夏樂之悉徵徵其本察其儀成於巽而德風備矣變
爲兌而聖澤在斯近取諸身且表乎是則是効大合乎樂孰謂乎
不識不知矧夫作者既取諸身演者必因於聖諒曠代而莫覩實
於斯而爲盛其始也取於卦而施諸人其終也觀其妙而通乎政

是以契茲穆穆異彼傞傞象在於中將致天地交泰德形於外以明保合太和且夫周八佾而非美漢五行而徒製雖冠華兼翟於干戚之間起索隱鉤深於天人之際曷若容止合於象象幽賾殊乎卜筮容有欣千載之一時歌聖功而獻藝文苑英華

錢衆仲舞中成八卦賦曰舞者樂之容卦者象之則故因舞以成卦乃觀象以知德八音是節位必配乎八風五方具陳衣必表乎五色是以德從之理也功加有截化洽無爲作樂以習舞同文而共規俾萬姓覩而悅服百代勸而行斯懿其舞者員來樂人攸敘匏土革木兮夙設六律五聲兮具舉初就列以修容忽揚袂而進

旅體殊舜樂九成徒辨其疾徐跡類羲文八卦自分其處所行縱

罔失俯仰攸同乾坤定而有倫有要震兌分而自西自東稟雷澤

以浹洽象天地之昭融紛綸乎抑揚之際輝煥乎節奏之中進退

相依變易交映艮巽布而若離若合離坎峙而不諜不競體山風

之次序叶水火之情性周旋乎元武之閒繁會乎羽籥之盛旣而

諧管磬感神人卦成列而不已節有序而復頻赴度應聲候鳳轉

而龍翥擠青拖紫粲霞駭而錦新翔逝兮比大章而未匹縹緲兮

巽鈞天之下陳我后惟明舊章爰製以嗣以續不陵不替和樂且

孺每立象以化人德音不忘故體乾而稱帝是知卦之設也八方

正四序和彼象功以明德安可與茲舞而同科文苑英華

李正封貢院樓北新栽小松詩曰青蒼初得地華省植來新何帶山中色猶含洞裏春近樓依北戶隱砌淨遊塵鶴寄應成蓋龍形未有鱗為梁資大廈封爵恥嬴秦幸此觀光日清風屢得親文苑英華

白行簡貢院樓北新栽小松詩曰華省春霜曙樓陰植小松移根依厚地委質別危峰北戶知猶遠東堂幸見容心堅終待鶴枝嫩未成龍夜影看仍薄朝嵐色漸濃山苗不可蔭孤直俟秦封文苑英華

錢眾仲貢院樓北新栽小松詩曰愛此凌霜操移來獨占春貞心初得地勁節始依人映月煙猶薄當軒色轉新枝低無宿羽葉淨

不留塵埃與芝蘭近常黙雨露均幸因逢顧盼生植及兹辰文苑英華

吳武陵貢院樓北新栽小松詩曰拂檻愛貞容移根自遠峯曾經芳草沒終不任苔封葉少初陵雪鱗生欲化龍乘春濯雨露得地近垣墉逐吹香微動含煙色漸濃時迴日月照爲謝小山松文苑英華

三年戊子

三月乙巳文苑英華作二月二十三日冊府元龜亦作二月唐會要載入二年四月御宣政殿試制科冊府元龜作四科舉人舊書本紀韓愈王適墓誌銘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李翱盧坦傳上策賢良方正之士有懷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爲策詞抵忤宜輕其貸上從之

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舉人問皇帝若曰盖聞昔之令王體

上聖之姿御大寶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勤之不中也咨諫以聞過矧惟寡昧膺受多福思負荷之重警風波之虞求賢咨諫豈敢忽怠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武緯文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源明目達聰周視聽之表斯夙夜之所志也予大夫將何延建而致之乎自中代以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效難彰明莫不欲還樸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直常疏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媿常不脩莫不欲禁人無爲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盩豈無根源爰自近歲仍數大澤霜露所墜稽

濟必同滌瑕穢以導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覈田租以厚農室葺
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綱備眾官以敘賢俊庶繼先志幾
乎治平而敢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
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之才之歎未輟於終食議於法者
無不去而法未脩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不丕變其俗
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愈失乎位闇嘉言無或隱諱
周之德受田有經制漢之法名田有恆數今壟畛相接半爲豪家
流傭無依率是編戶本於交易爲得貧富以稱貧將欲因循是曰
損多而益寡酌於中道其術如何取人惟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

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遍知不必文采爲輕重而士可進退不必資考爲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濶於良規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羣生仁衆性徵於前訓而有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猥勿并以稱朕意文苑英華唐大詔令集

敕制舉人試訖有逼夜納策計不得歸者並于光宅寺止宿應巡檢勾當官吏並隨從人等待舉人納策畢並赴保壽寺止宿仍各仰金吾衛使差人監引送至宿所如勾當勿令喧雜唐會要

四月乙丑以起居舍人翰林學士王涯爲都官員外吏部員外郎

韋貫之爲巢州刺史先是策賢良詔楊於陵鄭敬李益與貫之同爲考官舊書韋貫之傳貫之與戶部侍郎楊於陵左司郎中鄭敬都官郎中李益同爲考官是年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條對甚直無所畏避考官考三策皆在第舊書本紀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閔並登賢良方正科第三等權幸或惡其詆己而不中第者乃註解其策同爲唱誹又言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不先上言故同坐焉居數日貫之再黜巴州司馬涯虢州司馬楊於陵遂出爲廣州節度使裴垍時爲翰林學士居中覆視無所同異乃爲貴倖泣訴請罪于上上不得已罷垍翰林學士除戶部侍郎唐會要舊書裴垍傳元和三年詔舉賢良時有皇甫湜對策其言激切牛僧孺李宗閔亦苦詆時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升三子之策皆上第垍

居中覆視無所同異及爲貫之辛抗訴請罪於上憲宗不得已出於陵貫之官罷垍翰林學士又楊於陵傳元和初以考策升直言極諫牛僧孺等爲執政所怒　李翱楊於陵墓誌銘會考制舉人奬直言策爲第一中貴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爲嶺南節度使是時得考策者凡四人公既得嶺南員外郎韋貫之再貶巴州刺史而李益鄭徵皆抵於罪

白居易論制科人狀臣伏見內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驚遠近之情不無憂懼喧喧道路異口同音皆云制舉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被落第人怨謗加誣惑亂中外謂爲誑妄斥而逐之故並出爲關外官楊於陵以考策敢收直言者故出爲廣府節度韋貫之同所坐故出爲果州刺史裴垍以覆策又不退直言者故免內職除戶部侍郎王涯同所坐出爲虢州司馬盧坦以

自陳以待罪戾臣今職爲學士官是拾遺日草詔書月請諫紙臣若默默惜身不言豈惟上孤聖恩實亦下負人道所以密緘手疏潛吐血誠苟合天心雖死無恨無任憂懼激切之至白氏文集

五月壬辰兵部奏鄉貢武舉准貞元十四年九月詔宜權停今請准舊例卻置從之舊書本紀册府元龜

進士十九人

柳公權舊書柳公綽傳公權字誠懸元和初進士擢第　唐語林柳公權擢第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科十餘年便掌綸誥　按首冠諸生謂狀元也元二年狀元已見則公權當是此年狀元

周況昌黎集祭周氏姪女文五百家注引孫曰元和三年周況登第公以好好妻之生一男一女　按好好爲昌黎兄俞之長女適四門博士周況適張徹者俞之次女

鄭肅舊書本傳肅滎陽人祖烈父闕肅苦心力學元和三年擢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新書肅字乂敬

陸亘 亘元和三年進士書判高等見冊府元龜按本傳不言舉進士

諸科二十四人

博學宏詞科　柳公權 見上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牛僧孺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僧孺登賢良方正科　杜牧牛僧孺墓誌銘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强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　按四年當作三年　乾𦠆子韋乾度爲殿中侍御史分司東都牛僧孺以制科敕首除伊闕尉韋參乾度不知僧孺授官之本問何色出身僧孺對曰進士又曰安得入畿僧孺對曰某制策連捷忝爲敕頭

皇甫湜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韋處厚上宰相薦皇甫湜書竊見前進士皇甫湜年三十二學窮古訓詞秀人文　五百家韓注引樊注曰按唐登科記湜中賢良諡元和二年　按二當作三

李宗閔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舊書本傳宗閔元和四年登制舉賢良方正科初宗閔與牛僧孺同年登進士第又與僧孺同年登制科

按四年當作三年 李正封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吉宏宗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徐晦見冊府元
龜唐會要舊書本傳晦進士擢第登直言極諫科自楊憑所薦 賈餗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本傳餗登制策甲
科文史兼美新書云授渭南尉集賢校理 王起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廣卓異記元和三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十
一人登科其後牛僧孺李宗閔王起賈餗四人相次拜相 郭球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按球疑即元年府元落之郭求
姚袞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庾威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博通墳典達于教化科 馮芭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陸亘見冊府元龜唐會要舊書本
傳亘字景山吳郡人祖元則父持詮亘以書判授集賢殿正字華原縣尉應制舉授萬年縣丞 永樂大典引蘇州府志陸亘制科
中第又書判高等 按蘇州府志於貞元二年及此年兩載陸亘登科亘于是年及第則貞元誤也今削之

軍謀宏達新書樊澤傳作宏遠材任將帥科材任五百家韓注作堪任 樊宗師見冊府元龜唐

會要　新書樊澤傳子宗師字紹述始爲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郎　韓愈樊紹述墓誌銘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　冊府元龜唐會要皆作達于吏治可使從政科蓋以元年科目致誤也今從雲麓漫鈔正

蕭睦　見冊府元龜唐會要　李虞仲授蕭睦祠部員外制云以爾克茂才實嘗擢科名

知貢舉　中書舍人衞次公　舊書本傳權知中書舍人尋知禮部貢舉斥浮華進貞實不爲時力所搖眞拜中書舍人　權德輿有崔衞唱和詩序云清河崔處仁河東衞從周同爲左右補闕從周以本官入爲翰林學士處仁累以尙書郎知制誥旣而處仁西垣卽眞從周復以外郎掌誥洎處仁遷小宗伯而從周卽眞俄掌貢舉實爲之代元和三年秋處仁爲吏部侍郎從周爲兵部侍郎又云德輿與二君子相繼典貢士　丁居廨重修承旨學士壁記云衞次公貞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自左補闕充學士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加司勳員外郎賜緋魚袋三月十七日知制誥元和三年正月拜權知中書舍人

皇甫湜對策曰臣伏見陛下徵天下之士親策於庭求賢思理亦云至矣然臣未知將以為虛策乎將以求其實效乎以為虛策則後之搢紳者覩書於太史氏曰天子之憂如此急賢如此徵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禮而問之斯亦足以為名矣若以得人為務社稷之計為心則不宜待之如是也夫王者其尊如天其威如神以謏問先之以禮貌接之造膝而言虛心以受猶恐懾殞越而不得自盡其所懷況乎坐之堦庭試以文字拳曲俯僂承問而上對乎且天下之事雖一二以疏舉臣所當言又有非臣下所宜聞知清問所不該又觸而不得發強附之於篇考覈者必以為餘煩

又擯而不得進陛下何惜一賜臣容足之地於冕旒之前使得熟數之乎可採則行之無用則罷之何損於名也然臣不敢有望於是謹旁緣聖問纖竭愚瞽儻陛下俯察其志而寬其誅賜之晷日之間而卒其說則覆照之下形氣之生孰不幸甚

制策曰蓋聞昔之令王體上聖之姿御大寶之時猶懼理之未至也求賢以致用猶懼動之不中也咨諫以闕過矧惟寡昧將受多 福思負荷之重警威波之虞求賢咨諫豈敢怠忽至若窮神知化以盛其德經武緯文以大其業考古會極通教化之原明目達聰周覩聽之表斯夙夜之所志也子大夫將何以匡建而致之乎此陛下之憂勤如

此臣聞堯舜以有天下爲已之累而不以位爲樂也臣又聞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失之也必在慢之今陛下念前王之戒而不敢怠忽思爲國之經而不忘夙夜求賢咨諏延及微士臣有以見堯舜之心矣夫法天地之道以施政順陰陽之和以育物事無不序動無不時此窮神知化之盛德也武以止殺禁暴則兵宜戢文以經邦濟時則化必行此經武緯文之大業也崇禮而明義好士而尊儒斥魏晉已降衰末之法稽周漢已前盛明之理斯考古會極之方也任賢而勿貳招諫而必行屏近習之邪佞進周行之骨鯁斯明目達聰之道也抑臣又聞先王所以不視而明不聽而聰

披頸負之明斷非僻之緒其道易知也盖左右僕御惟正之供必有知法者必有知禮者出使足以盡情僞居常足以助聽覽左右之臣既如是矣而又日與公卿大夫講論政事史書其舉官箴其闕以至於百工庶人莫不諫而謗焉濟濟之士爲之股肱赳赳武夫爲之爪牙此所以永有天下也今宰相之進見亦有數侍從之臣皆失其職百工事來朝請而退而律且有議及乘輿之誅未知爲陛下出諫喉舌者爲誰乎爲陛下爪牙者爲誰乎日夕侍起居從燕遊與之論臣下之是非賞罰之臧否者復何人也股肱不得而接爪牙不足以衞其何獻替之有美夫褻狎虧殘之微褊險之

徒皂隸之職豈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內膺腹心之寄外當耳目之任乎此貞夫義士所以寒心銜志泣憤而不能已者誠能復周之舊典去漢之末禍還諫官史官侍臣之職使之左右前後日延宰輔與論義理有位于朝者咸引而進之溫其色以安其意久其對以盡其詞可採者必行有犯者無罪王之爪士宜擇公卿大臣總統而分理之則政不足平刑不足措人不足和財不足豐蠻夷戎狄不足臣休徵嘉瑞不足致矣又何慮乎視聽之表有所不周乎制策曰自中代已還求理者繼作皆意甚砥礪而効難彰明莫不欲還樸厚而澆風常扇莫不欲遵儉約而侈物常貴莫不欲遠

小人而巧諛常進莫不欲近莊士而忠直常疎莫不欲勉人於義而廉媿常不脩莫不欲禁人之爲非而抵冒常不息其所謬盭豈無根源者臣聞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王者之謂也故人不從上之令而從其所行夫上古之君躬率已正軌度其流恕已及物自誠而明此所以其化如神天下如截也中代已還則異乎此至誠不著而欲任法以防人忠信不行而欲縱身以檢物雖砥礪其意而事實不符此所以有其意而無其效也夫欲人之樸厚而不先之以少私寡欲無爲至誠所以撓風常扇也欲人之儉約而不率之以卑宮菲食沉珠貴穀所以侈物常貴也欲遠小人而好

悅耳之言所以巧諛常進也欲近莊士而惡拂心之慮所以忠直常疏也欲勉人於義而貪濁在位所以廉塊常不脩也欲禁人爲非而法則不一所以抵冒常不息也則謬盭之本其在茲乎陛下誠能一皆反之其效可立彰明矣制策曰爰自近歲仍數大澤霜露所墜需濡必同濊瑕穢以道人心省徭役以豐物力蠲田租以厚農室葺國學以振儒風督廢職以補維綱備衆官以序賢俊庶繼先志臻乎治平而攷行者未聞輸勞者未艾農者無以免艱食學者無以通微言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乏才之歎未輟於終食蠹於法者無不去而法未脩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豈

丕變其俗道廣而難濟乎豈不得其門事繁而每失乎仁聞嘉言無或隱諱者臣以陛下滌瑕穢而改行者未聞政之不自其本故也夫欲人之改行率德慎明賞罰不濫滌瑕穢也故賞當善罰當惡天下曉然逃惡而趨善賞當功罰當罪天下聳然遠罪而趨功則人自為理而上無為矣此堯舜之所以莅天下也夫賞罰皆報也賞之失稱罰之不當咎孰甚焉伏見兵興已來開權宜之道行苟且之政臺省之官王公之爵溢於國郡遍於輿臺將帥之臣借緋紫而使令定官位而奏請名器均於土芥操柄擅於爪牙此其所以賞人而人不勸也州縣之斷獄月以千數連年累紀未聞有

一疑獄而上于朝者未聞有屈人而訴于王者豈天下長吏盡如皋陶哉律令格式具而不避鄉縣州府各自爲制所怒則惠殺（按句疑有誤）居常則臆斷人過且不知所避而能自逺不其難乎況乎賦役之不恆衣食之不足尙不懼死焉能避罪此其所以罰人而人不沮也賞之不勸罰之不沮欲人改行其或難焉雖絲其瑕穢惠奸貸法而已又何爲也伏惟陛下慎用賞賞必當功則天下之善勸矣慎用刑刑必當罪則天下之非沮矣夫擇人而任之則僭濫不作富庶而教之則廉恥自生如是則無所改其行無所絲其瑕矣又何足憂之哉陛下省徭役而輸勞者未艾小惠未遍而有司

長吏或壅而未盡承故也若陛下加惠而俯察之則物力何擢乎
不豐勞者何憂乎未艾乎陛下蠲田租以厚農室而人猶艱食者
生者猶少而費者猶多故也商乘堅而厭肥工執輕而仰給兵橫
行而厚祿僧道無爲而取資勞苦頓瘁終歲乏絕瀕於死而爲農
者亦愚且少矣況乎兩稅不均失變通救弊之法百端横賦隨長
吏自爲之政乎若均工商老釋之勞逸輕田野布帛之征稅禁橫
暴之賦減鎮防之兵則耕者如雲積者如山矣臣請再爲陛下精
言之夫賤瑰奇之貨斥雕琢之淫則工商之道自息矣黜異端之
學使法不亂而教不煩則老釋之流常屏矣且天下所以蒽蒽然

者豈非以兵乎使稅之原人之居而可行蠲徭役者豈非以商乎今昆夷未平邊備未可去中夏或虞鎮防未可罷若此生就其功則莫若減而練之可也今之將帥勝任而知兵者亦寡矣怙眾以固權位行貨以結恩澤因循鹵莽保持富貴而已豈暇教訓以時服習其任乎今若特加申飭使之教閱觸拳勇秀出之才斥屠沽負販之黨則十分之士可省其五矣夫多而無用曷若少而必精乎又比者州府虛張名籍妄求供億盡沒其給以豐其私今若核其名實糾以文法則五分之兵又可省其一矣夫眾之虛曷若寡之寔乎一則以強兵一則以寬賦若江淮州郡遠寇戎屬淸平自

非具使令備儀注者一切可罷以其經費代征繇薄逋懸然後慎擇長吏曲加綏撫無四三中則家給而人和則橫暴不作賦斂自均至理而升平矣何何虞於人猶艱食乎陛下葺國學以振儒風而微言何鬱者蓋其所以干祿而得仕者以章句記讀而不由義理故也若變其法則可以誅其弊矣陛下督廢職以補維綱而立事之績未紀於庶工者庶工之罪也今職備而不舉法具而不行諫諍之官溢員不聞直聲彈察之臣塞路未嘗直指公卿大夫則側合苟求持祿養交爲親戚計遷除領簿籍而已興利之臣專以聚斂計數爲務共理之吏專以附上剝下爲功習以爲常漸以成

俗標異而圭角者悔吝旋及和光而漏泥者富貴立須雖陛下焦勞聰明如此之切至理何益矣伏請下明詔爲畫一之法使居是官理是人職是法者必有明績然後許遷擢考功之殿最無敢阿比而干刑司則能者日進不能者日退而庶工立事之績將褒揚記述之不暇矣陛下備衆官以序賢俊而乏才之歎未斁於終食者由在上者遷之太亟居下者刻之太深故也古之取人也拔十得五猶以爲多也曲輪直柄各適其用今則不然舉於禮部則曰幽昧者凡陋而不可採選於吏部則曰聲名者虛浮而不可用工文者則懽華而不實敦質者則懽樸而寡能冠蓋之族則以爲因

依微賤之人則以爲幽險上求之愈切下搜之彌深夫士何負於有司而乃甚頓之抑刻之如是哉才能如積鬱抑居下一朝闕輔相之職卿士大夫之官求之不得則曰豈不降神時之乏人於是循環其所已用者遞遷居上者不知格限無問聲績或一時三拜或再歲九遷是以位高者當能也是仕進之門常閡而天下之官天子之權當䢒者五六人迭居持之而已以陛下之明聖夫豈不欲國之得人乎以宰相之公忠夫豈不欲人之足用乎盍從來已久因循如是耳伏惟陛下申敕朝廷州府令每歲各舉所知於禮部吏部於計偕常選之中訪察推擇得其人則待以不次之位遇

以非常之恩不得其人則必行殿最以懲偷濫則周之以鹽舜之
可封坐而致矣乏才之歎何有於聖朝乎陛下爲蘊於法者無不
去而法未脩明切於政者無不行而政未光大者由有司長吏不
得其人也捨人務政雖勤何益臣伏見赦書節文周備纖悉然空
文虛聲溢於視聽而實功厚惠未有分寸及於蒼生主德不宣王
澤不流雖陛下寤寐思理宰相憂勤奉職不可爲也夫將直其枝
必正其根朝廷乃根也州郡乃枝也今朝廷之號令有朝令而夕
改者矣主司之法式有昔破而今行矣伏惟陛下正綱以張萬目
澄源以清萬派則四方大幸矣由是言之非道廣而難濟事繁而

愈失也實承詔將事者之罪耳制策曰周之受田有經制漢之名田有恆數今彊畛相接半爲豪家流傭無依率是編戶本爲交易焉得貧富以補貧將欲因循是曰損多而益寡酌於中道其術如何者臣聞古之道不可變也古之法不必行也夏之桀殷之紂周之幽厲井田法非亡也而天下大亂我太宗元宗井田法非脩也而天下大理夫貞觀開元之際不受田而均不名田而贍者朝廷正法令行一人之實得以聞一吏之犯得以誅由此致也是政之舉化之成則田自均人自贍而天下陶然化矣豈待曲防而事制乎其與貞觀開元非異時也法苟未行政苟失職徒易其制更其

業擾人斂怨而已矣制策曰取人惟其行不必文采命官惟其才不必資考然則行非造次而備察才非錯綜而遍知不必文采爲重輕而士可進退不必資考爲程準而吏有條貫適變矯枉渴於良規者今之取士以文學記誦爲法其素履實行則無門而知使由文學而進者往往犯奸贓爲梟獍此誠甚弊也乾元以還版籍斯壞而所在游寄莫知所從伏請敕天下人士未歸者一皆復貫願留者則令著籍置鄉校縣學州庠以教訓其子弟長育其才志自鄉升之縣自縣升之州自州升之禮部公卿子弟盡育于京輦者則使之必由太學然後登有司如是則其幼弱其壯老發言舉

足云爲趣進皆可得而知矣然後參以才藝試其器用誠取人之急務伏惟陛下裁之奮資考之限其章句之庸才資廕之常調者宜仍舊貫賢能之士則皆行臣嚮者之謀從有司長吏之舉其賞必行其法信焉可已也制策曰何方可以序六氣來百祥何施可以壽羣生仁衆姓徵於前訓而可據設於當代而易從勿猥勿拜以稱朕意者臣聞古者山林藪澤皆有時禁動作之爲害無差月令則六氣以序百祥以來而懷生之類莫不躋仁壽之域矣今捨此而不務殺胎毀卵傷仁撓和而使諸夷之法以正月五月九月斷天下之屠欲蕃物產而祈福祐斯亦誣矣伏惟陛下勅遵月令

彝訓可據之文也專稽時禁當代易從之道也施之而不已執之

而有恆則帝皇之美遠懸於今日矣謹對 文苑英華 文粹

四年 己丑

四月丙申撫州山人張洪騎牛冠履獻書於光順門書不足採遣

之 舊書本紀

進士二十人 文苑英華有澂冰詩當是此年試題

韋瓘 狀元 桂林風土記韋舍人瓘年十九入關應進士

舉二十一進士狀頭敕下除左拾遺

按此與韋珩之弟同名別是一人

鮑溶 唐才子傳鮑溶字德源元和四年韋瓘榜

第進士 唐詩紀事溶登元和進

士第與韓愈李正封孟郊友善

郭承嘏 舊書本傳承嘏字復卿生而秀異比及成

童能通五經元和四年禮部侍

郎張宏靖知其才擢升進士第

楊汝士 舊書楊虞卿傳虞卿兄汝士字慕巢元和四年

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

盧商　舊書本傳：商字爲臣，范陽人。祖昂，父廣。商元和四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登科。

趙蕃　見文苑英華。撫言：趙蕃爲等第，十三年方及第。

盧鈞　舊書本傳：鈞字子和，范陽人。祖昱，父繼。鈞元和四年進士擢第，又書判拔萃。撫言：盧相國鈞初及第，頗窘於牽賚。俄有一僕願爲月備，服飾鮮絜，謹幹不與常等。睹鈞褊乏，往往有所資。時附及闕宴，鈞未辦醵率，攬形于色。僕輒請罪，鈞具以實告。對曰：極細事耳，郎君可以處分，最先後勾當何事。鈞初疑其妄，既而將覘之，紿謂之曰：爾若有伎，吾當主宴第一，要一大第爲備宴之所，大則徐圖。其僕唯而去，頃刻乃迴，白鈞曰：已稅得宅矣，請幾郎檢校。翌日，鈞強往看之，既而朱門甲第，擬於宮禁。鈞不覺欣然，復謂曰：宴處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張陳對曰：但請選日，啟闈侍郎，張陳某請專掌。鈞始慮其非口，反覆詰問，但微笑不對，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於猜疑。既宴除之日，鈞止於是，俄覩幕帟茵毯，華煥無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稱是。鈞之醵率畢至，由是公卿間靡不誇詫。詰朝，其僕請假給還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返。遂旬日，鈞異其事，馳往舊遊訪之，則向之花竹一無所有，但見頹垣壞棟而已。議者以鈞之仁感通神明，故爲曲贊一春之游，而成此終身

之美

李行修韓愈王仲舒墓誌銘次女壻李行修尙書刑部員外郎五百家注引孫注元和四年行修登第

范傳質見文苑英華

陳至見文苑英華

張徹韓愈答張徹詩云從賦始分手朝京忽同牓考異引孫注謂徹赴舉試也又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云張君名徹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考異云徹元和四年進士五百家韓注引孫注張祕書徹元和四年登進士第娶韓氏禮部郎中雲卿之孫開封尉俞之女於公爲叔父孫女

諸科七人

知貢舉　戶部侍郎張宏靖舊書郭承嘏傳言爲禮部侍郎本傳言爲戶部侍郎　按憲宗紀元和三年九月以戶部侍郎裴垍爲中書侍郎四年十二月壬申朔以戶部侍郎張宏靖爲陝州長史蓋宏靖代裴垍爲戶部侍郎知貢舉本傳是也

鮑溶薦冰詩曰西陸宜先啓春寒寢廟清歷官分氣候天子薦精

誠已辨瑤池色如和玉珮鳴禮餘神轉肅曙後月殘明雅合冰容潔非同雪體輕空憐一掬水珍重此時情 文苑英華

趨蕃薦冰詩曰仲月開凌室齋心感聖情寒姿分玉坐皎質發丹楹積素因風壯虛空向日明遙涵窗戶冷近映冕旒清在掌光逾澈當軒質自輕夏辰方可致由此表精誠 文苑英華

虛鈞薦冰詩曰薦冰朝日後闢廟曉光清不改晶熒質能彰雨露情且無楷比耀豈與水均明在捧搖寒色當呈表素誠凝姿陳俎豆浮彩映璁珩皎皎盤盂側稜稜嚴氣生 文苑英華

范傳質薦冰詩曰乘春方啟閉羞獻有常程潔朗寒光徹輝華素

彩明色凝霜雪靜影照晃旒清肅肅將崇禮兢兢示捧盈方圓陳

玉座小大表精誠朔覲當西陸桃弧每共行 文苑英華

陳至爲冰詩曰歲寒開固沍殼廟致精誠色靜澄三酒光寒肅兩

楹形豈非近進玉豆爲潛英禮自春分展堅從北陸成藉茅心共

結出鑑水漸 按字疑有誤 明幸得來觀薦靈臺一 小生 文苑英華

大興徐松

唐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

元和五年庚寅

三月獻貧人張權輿游君愛各賜衣任所適冊府元龜

進士三十二人是年試洪鍾待撞賦見韓文五百家注　唐會要元和四年上嘉魏徵諫諍詔訪其故居則質賣已更數姓析爲九家矣上出內庫錢二百萬贖之以還其家通鑑載其事於四年閏三月唐詩紀事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奏云今日奉宣令撰李師道請收贖魏徵宅還其子孫甚合朕心允依來奏者臣伏以魏徵太宗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其子孫合加優卹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此美伏願明敕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使還後嗣以勸忠臣則事出皇恩美歸聖德憲宗深然之其後有司以爲詩題試進士

李顧行狀元見玉芝堂談薈

李仍叔

陳彥博永樂大典

引閩中記陳彦博字朝英閩縣人元和五年及第初夢至一公庭帷帳熒煌中几榻上有尺牘煥然若金字上者曰此明年進士名將奏之上帝彦博前觀有三十二人其名在焉及牓出果符前兆

前定錄陳彦博與謝楚同爲太學廣文館生彦博將取解忽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若行大禮然庭中幃幙飾以錦綉中設一榻陳列几案上有尺牘望之照耀如金字彦博私問主事曰此何禮也答曰明年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之所彦博驚喜因求一見其人引至案傍有一紫衣執象簡彦博見之斂衽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視之遂前見有三十二人彦博名在焉從上二人皆姓李而無謝楚名既竊獨喜不以告人及與楚同過策試有自中書見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彦博彦博問之不食而泣楚乃論之曰若之能豈後於我設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彦博方言其夢且曰若果無驗吾恐終無成矣大學諸生曰誠如所說事未可知明且視榜側果如夢中焉彦博以元和五年崔樞侍郎及第上二人李顧行李仍叔謝楚明年于尹躬下擢第

淳熙三山志陳彦博終貴溪令

王璠

唐書本傳璠字魯玉父礎進士文辭知名璠元和五年擢進士第登宏詞科

前定錄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嘗夢爲河南尹平旦視事有二客來謁一衣紫而東

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者曰爲那如何處謂曰已決二十選出界乃覺乃詰於吉牒之後別紙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上洛陽令與分司郎官皆故人從容宴語郎官謂令曰前邦如何處道令曰已決二十選出界璠問之遽還內良久不出二客甚訝曰吾等向者對答平易王尹得非怒那頭之璠持吉牒所記出示二客徐徵其事乃是郎官家奴竊財而逃擒獲送縣縣爲斷之如此

崔蠡 舊書崔衍傳衍季弟衎衎子綸綸子蠡蠡字越卿元和五年擢第

崔元儒 舊書崔元略傳元略弟元儒元和五年登進士第

楊虞卿 舊書本傳虞卿字師皋虢州弘農人祖燕客父甯虞卿元和五年進士擢第又應博學宏詞科劉軻牛羊日歷楊虞卿祭酒甯之子弟漢公兄弟元和中並登進士第白居易與楊虞卿書足下未應舉時嘗充賢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志磊磊而詞諤諤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又曰由甲乙科入官而吏聲聞于邑摭言楊虞卿及第後舉宏詞為校書郎來淮南就李鄘婚姻過鄘進士陳商啟護窮窘虞卿未相識問之倒囊以濟

唐扶 舊書文苑傳唐次子扶字雲翔元和五年進士登第

孔敏行 舊書隱逸傳孔述睿子敏行字至之舉進士元和五年禮部侍郎崔樞下擢第呂元

膺廉問岳鄂　錢識 永樂大典引宜春志識　孟琯 洪興祖韓子
辟為賓佐　登元和五年進士第　年譜云孟琯
元和五年進士見雁塔題名韓愈有送孟琯秀才序五百家注引
孫氏曰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洪鐘待撞賦孟琯中第

裴大章 見文苑英華

諸科十二人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樞 見上　唐詩紀事裴垍舉宏詞崔樞考之落第及垍為宰相擢樞為禮部笑謂樞曰聊以報德也　唐語林韓文作刑部侍郎

陳彥博恩賜魏文貞公諸孫舊第以導直臣詩曰阿衡隨逝水地館主他人天意能酬德雲孫喜庇身生前由直道歿後振芳塵雨露新恩日芝蘭舊里春勳庸留十代光彩映諸鄰共賀升平日從

茲得諫臣 文苑英華 唐詩紀事

裴大章恩賜魏文貞公諸孫舊第以導直臣詩曰邢茅雖舊錫第郢是初榮迹往傷遺事恩深感直聲雲孫方慶襲池館忽春生古甃開泉井新禽繞舊欞自然垂帶礪況復激忠貞必使千年後長書竹帛名 文苑英華

六年 辛卯

進士二十人 摭言元和六年楊正舉府元落

王質 舊書本傳質字華卿太原祁人少負志操以家世官卑思立名於世以大其門寓居壽春躬耕以養母專以講學爲事門人授業者大集其門年甫強仕不求聞達親友規之曰以華卿之才取名位如俯拾地芥耳安自苦於鬬茸者乎揚名顯親非耕稼可致也質乃白於母請赴鄉舉元和六年登進士甲科 劉禹錫贈

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常侍諱質字華卿自少無進取意與游者激之因決策而西上在貢士籍大和內充不以時侮屑意角逐攻取初無此心不爭而速售既登第東諸侯交辟之

盧簡辭　舊書本傳簡辭字子策范陽人後從家於蒲祖翰父綸文宗好文尤重綸詩嘗問侍臣曰盧綸集幾卷有子弟否李德裕對曰綸有四男皆登進士第今員外郎簡能侍御史簡辭是也簡辭元和六年登第

高銖　舊書高釴傳釴弟銖元和六年登進士第新書銖字權中　按權中當從唐詩紀事作權仲

郭周藩　唐詩紀事周藩河東人登元和六年第

侯洌　唐詩紀事洌登元和六年進士第

謝楚　見上年陳彥博注

諸科十三人　雲麓漫鈔是年有神童科當即童子科也應入諸科下

拔萃科　馮芫　元和六年馮芫判入等見冊府元龜太平廣記引續定命錄馮芫判入等授興平縣尉

知貢舉　中書舍人于尹躬　唐語林作中書舍人按白居易有貶中書舍人于尹躬洋州刺史制語林

是也

七年壬辰

十一月戊寅吏部尚書鄭餘慶請復置吏部考官三員吏部郎中楊於陵執奏以爲不便乃詔考官韋顗等三人祇考及第科目人其餘吏部侍郎自定舊書本紀

十二月權知禮部侍郎韋貫之奏試明經請停墨義依舊格問口義從之冊府元龜唐會要

進士二十九人摭言元和七年劉隲田𧮪等第罷舉

李固言狀元舊書本傳固言趙郡人祖并父現固言元和七年登進士甲科新書固言字仲樞記纂淵海引三峰集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應曰吾

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以棗餻祠我固言許之未幾狀元及第　摭言李固言等第未爲狀元又云李固言生于鳳翔莊墅雅性長厚未習參謁始應進士舉舍于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戲謔以固言不諳人事俾習趨謁之儀俟其磬折密於頭巾上帖文字云此處有屋僦賃固言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之許孟容爲右常侍於時朝中鄙此官號曰貂腳頗不能爲後進延譽固言始以所業求知謀于諸柳諸柳與導行卷去處先令投謁許常侍固言果詣之孟容謝曰某官緒極閑冷不足發君子聲采雖然已藏之於心又覩頭巾上文字知其樸質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闈乃以固言爲狀頭　太平廣記引蒲錄紀傳李固言初未第時過洛有胡盧先生者知神靈開事曾詣而問命先生曰紗籠中人勿復相問及在長安寓歸德里人言聖壽寺中有僧善術數乃往詣之僧又謂曰子紗籠中人是歲元和七年許孟容以兵部侍郎知舉固言訪中表間人在場屋之近事者問以求知游謁之所斯人且以固言文章甚有聲稱必取甲科因紿之曰吾子須首謁主文仍要求見固言不知其誤之則以所業竟謁孟容孟容見其著述甚麗乃密令從者延之謂曰舉人不合相見必有嫌才者使詰之固言遂以實對孟容許第固言於榜首而落其教

者姓名乃遣秘焉既第再謁聖壽寺問紗籠中之事僧曰吾常於陰府往來有為相者皆以形貌用碧紗籠於廡下故所以知固言竟出入將相皆驗焉　太平廣記引感定錄元和初進士李固言就舉忽夢去看榜見李顧言第二人上第及放榜顧言第二人固言其年又落至七年許孟容下狀頭登第　酉陽雜俎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游蜀遇一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明年果狀頭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目　太平廣記引續定命錄元和六年京兆韋詞為宛陵廉使房武從事秋七月微雨詞於公署因晝寢忽夢一人投刺視之瞭然見題其字曰李故言俄于恍惚聞空中有人言明年及第狀頭是時元和初有李顧言及第意謂其事為名中少有此故字焉得復有李故言哉秋八月果有取解具名投刺一如夢中但故字為固耳詞閱夢中之事不洩乃曰足下明年必擢第仍居眾君之首是冬兵部侍郎許孟容知舉果擢為榜首

李漢　舊書本傳漢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元和七年登進士第

陳夷行　舊書本傳夷行字周道潁川人祖忠父邑夷行元和七年登進士第

李珏　舊書本傳父仲朝珏進士擢第又登書判拔萃科　東觀奏記李珏字待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南養母以孝聞

學明經華州刺史李絳見而謂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當擢進
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地一舉不第應進士舉許孟容爲禮
部擢
上第

歸融　新書歸崇敬傳融字章之永樂大
　　　典引蘇州府志融登元和七年第

賈尋　永樂大
　　　典引宜
春志尋登元和
七年進士第

姚嗣卿　唐語林作姚嗣　太平廣記引盧氏雜
　　　　說許孟容與宋濟爲布素之交及許知
舉宋不第放榜後許頗慚累請人中意兼遣門生就看宋不得已
乃謁焉許但分訴首過因命酒酒酣乃曰雖然某今年爲國家取
卿相時有姚嗣卿及第後數日而卒因起慰許曰邦國不幸姚令
公薨許大慚　按盧氏雜說又云唐德宗微行一日夏中至西明
寺時宋濟在僧院過夏上忽入院濟方在窻下特犢巾抄書上
曰茶請一椀濟曰鼎水中煎此有茶味請自潑之上又問曰作何
事業兼問姓行濟云姓宋第五應進士舉又曰所業何曰作詩又
曰聞今上好作詩如何宋濟云聖意不測語未竟忽從輩遽到曰
官家官家濟惶懼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放榜上命內臣
看有濟名時迴奏無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當亦其時事惟誤憲
宗爲
德宗

諸科十四人

知貢舉　兵部侍郎許孟容舊書本傳改兵部侍郎俄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頗抑浮華選擇才藝

因話錄進士陳存能爲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知舉日萬方欲爲申屈將試前夕宿宗人家宗人爲具入試食物兼備晨食請存偃息以候時五更後怪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眎之已中風不能言也

八年癸巳

四月吏部奏應開元禮及學究一經登科人等舊例據等第高下量人才授官近日緣校書正字等名望稍優但需科第皆求注擬堅待員闕或至踰年若無科條恐長僥倖起今已後等第稍高文學兼優者伏請量注校正其餘署開元禮人太常寺官有闕相當

注通經人國子監官闕相當者並請先授以備講討如不情願即通注他官庶名實有名紀律可守其今年以前待闕人亦請依此條限使爲常制敕旨依奏唐會要

進士三十人文苑英華有履春冰詩是此年試題是年唐炎以府元落張倹韋元佐以等第罷舉見摭言

尹極狀元閬州人樞弟見玉芝堂談薈

舒元輿舊書本傳元輿江州人元和八年登進士第元輿上論貢士書曰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脩三代之教盡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然不脩臣竊以爲有司過矣臣爲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必聞于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脩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于古聖人言皆信之謂有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爲州縣察臣臣得備下士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板樣立束縛檢約之目驅勘狀書

劇賈與吏胥等倫臣幸狀舊備不被驗放得引到尙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携脂燭水炭泊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爲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闈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鳴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旣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覩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折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爲宰相公候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爲公候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于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闈以截遮是疑之以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爲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肯汚辱爲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篚及幣承之貢賢才俊乂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有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旣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爲徒亂人耳又於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

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爲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一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傷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爲求賢邪遺賢邪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蓋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繆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爲取才邪取合格邪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爲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首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挍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人貢者皆茂行賢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爲澄源源既澄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藝試之試之時免自擠荷廊廡之下特設茵褥陳爐火脂燭設朝餔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如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結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爲士身正則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羲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爲士名邪求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疑黔首

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寫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爲臣雖不敏竊覩太常一第不爲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爲今日貢士之體事便辟巧佞馳騖關鍵固非臣之所不能也恥不爲也故亙以頑才十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死罪死罪見文苑英華

張蕭遠 唐詩紀事張蕭遠元和進士登第與舒元輿聲價俱美

王含 昌黎集有送王含秀才序五百家注引樊注曰含元和八年進士

楊漢公 舊書楊虞卿傳弟漢公元和八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新書漢公字用乂　摭言元和九年韋貫之榜殷堯藩雜文落矣楊漢公乃貫之前榜門生盛言堯藩之屈

諸科十二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韋貫之 唐語林　按鄭餘慶祭杜佑文云元和八年四月九日權知禮部侍郎韋貫之是其爲中書舍人也

舒元輿履春冰詩曰投跡淸冰上凝光動早春兢兢愁陷履步步怯移身烏照微生水狐聽或過人細遷形外影輕躡鏡中輪咫尺憂偏遠危疑懼已頻願堅容足分莫使獨驚神文苑英華

張蕭遠履春冰詩曰一步一愁新輕輕恐陷人薄光全透日殘色半銷春蟬想行時戰魚驚踏處鱗底虛難動足岸闊怯迴身豈暇躊躇久需容顧盼頻願將矜愼意從此越通津文苑英華

九年甲午

十一月禮部貢院奏貢舉人見訖謁先師準格學官爲開講質定疑義常參及致仕官觀禮舊例至時舉奏詔宜謁先師餘著停後

雖每年畢奏並不復行唐會要

進士二十七人

張又新　唐才子傳張又新字孔昭深州人也初應宏詞第一又爲京兆解頭元和九年禮部侍郎韋貫之下狀元及第時號爲張三頭　舊書張薦傳薦子又新希復皆登進士第　張又新煎茶水記云元和九年春子初成名與同年生期于薦福寺余與李德垂先至

李德垂　見上　舊書李紳傳李逢吉問計于門人張又新李續之　疑續之即德垂　按太平廣記引水經載煎茶水記李德垂作李德裕誤

殷堯藩　唐才子傳殷堯藩秀州人元和九年韋貫之放榜堯藩落第場尚書大爲稱屈料理因擢進士　唐詩紀事堯藩登第許渾贈詩云幾載聞名翰墨林爲從知己信浮沈青山有雪諳松性碧落無雲稱鶴心帶月獨歸蕭寺遠翫花頻醉庾樓深尋思一見如瓊樹空把新詩舊日吟

高鍇　舊書高鍇傳弟鍇元和九年登進士第升宏詞科新書鍇字弱金按摭言是年高鍇以府元落

陳商　昌黎集有答陳商書五百家注引集注云商元和九年進士　新書藝文志商字述聖

諸科十一人

上書拜官一人　李渤　册府元龜李渤爲左拾遺罷官閒居東雒撰禦戎新錄二十卷以獻元和九年四月壬午詔曰前左拾遺內供奉李渤隱居求志雖見治聞當致弓旌之招尙懷林壑之戀而閒肄其業業成此新書詞直典雅謀議深遠獻于闕下良所嘉焉故洽令恩用清脩議可授秘書著作郎

知貢舉　禮部侍郎韋貫之　舊書本傳拜中書舍人改禮部侍郎凡二年所選士大抵抑浮華先行實由是趨競者稍息按白居易有中書舍人韋貫之授禮部侍郎制云典郊祀之禮獻賢能之書今小宗伯實兼二事非直淸明正者不足以處之中書舍人韋貫之沈實堅俊文以禮樂行成于內移用于官公直之聲滿於臺閣由以詞藻選登禁掖秉筆書命時稱得人久積勤勞宜有遷轉可使典禮以和神人可使考文以第俊秀儀曹之選僉議所歸往脩乃官無替厥問可禮部侍郎益于八年貢拜也

十年乙未

六月癸卯盜刺武元衡裴度舊書本紀國史補王義即裴度之隷人也度爲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爲人所刺義捍刃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爲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

進士三十人文苑英華有春色滿皇州詩當是此年試題

沈亞之唐才子傳沈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侍郎崔羣下進士歷原李彙辟爲掌書記沈亞之與京兆試官書時亦有人勉亞之于進士科言得祿位大可以養上飽下去年始來京師與羣士皆求進進而賦以入詠雕琢綺言與聲病亞之習未熟而又以文不合于禮部先黜去今年復來閭執事士選京兆長安中賢上皆貲亞之曰某執事斯謂明矣其取舍必以曰辨而察又上壽州李大夫書亞之前應貢在京師而長幼骨肉萍居于吳無咫尺地之居以自託其食給旦營其晝營其暮如是几三黜禮部又與李給事薦士書新及第進士沈亞之再拜稽首給事閣下昔者五年亞之以進士入貢至京師與其等清河張宗顏比居至春宗顏去還家

滕邁唐詩紀事邁登元和

進士

第

裴夷直　唐才子傳裴夷直字禮卿吳人元和十年禮部侍郎崔群下進士

封敖　舊書本傳敖字碩夫其先渤海蓨人祖希爽父諒官卑敖元和十年登進士第

張嗣初　見文苑英華

任畹　沈亞之送同年任畹歸蜀序十年新及第進士將去都生揖語亞之曰吾家世居蜀當以進士得第吾少能嗣其業幸子之文得稱甚光願為我序還家之榮亞之辭謝不敏曰願無讓曰始生與兄之來舉進士得紬及綴字為便口之句歷賚其文于公卿之門出是一歲而名八年成都貢士生名在貢首九年生與其兄試貢京兆京兆籍貢名生名為亞首生之兄亦在列下十年禮部第士生名在甲乙如是而後歸亞之以為相如還蜀之榮而生未後也　姚合有送任畹及第歸蜀中覲親詩云子規啼欲死君聽固無愁闕下聲名出鄉中意氣遊東川橫劍閣南斗近刀州神聖題前字千人看不休

龐嚴　舊書本傳嚴壽春人父景昭嚴元和中登進士第　新書嚴字子肅　因話錄京兆龐尹及第後從事壽春有江淮舉人姓嚴是登科記誤本倒書龐嚴姓名遂賃舟丐食就謁時郡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問其氏便詣門投刺稱從姪龐之族人甚少覽刺極喜延納殷勤便留欵曲兼命對舉匕筯久之語及族人都

非麗氏之事麗方訝之因問止竟郎君何姓曰某姓嚴麗撫掌大笑曰君誤矣余自姓麗預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佝拜謝叔父從容而退

胡口　韓復　張正謨　沈亞之祭胡同年文曰同年韓復張正謨麗嚴沈亞之祭于故安定胡公之靈元稹獻滎陽公詩注張秀才正謨滎陽公首薦登第也紇干公崔相羣門生也按沈詢授紇干皋嶺南節度使制惟爾元和中以文學德行升爲甲科

紇干皋　唐語林開成三年書判考官刑部員外郎

劉嚴夫　昌黎集有答劉正夫書五百家注引樊注曰正夫或作嚴夫書云某于足下忝先進予嘗從游于賢尊給事給事劉伯芻也公詩有和號州劉給事使君新題二十一詠酬其八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嚴夫嚴夫字子耕元和十八年登進士及第

李干　昌黎集李干墓誌太學博士頓邱李干余兄孫壻也初干以進士爲鄂岳從事五百家注引樊氏曰元和十年干中進士第年四十

呂讓　呂渭之子元和十年中第見栁宗元送表弟呂讓序注

諸科十四人　周墀元和十年撰國學官事書云元和七年詔郭彪之爲國學助教由是得諸生每歲累及薦擢於有司

知貢舉　禮部侍郎崔羣獨異志崔羣元和自中書舍人知貢舉夫人李氏因暇嘗勸樹莊田以爲子孫之業笑曰予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憂夫人曰不然者君非陸贄相門生乎曰然夫人曰往年君掌文柄使人約其子簡禮不令就試如君以爲良田即陸氏一莊荒矣羣慚而退累日不食　按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云崔羣元和二年十一月六日自左補闕充學士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加庫部員外郎五月五日加庫部郎中知制誥十二月賜緋七年四月二十九日遷中書舍人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出院拜禮部侍郎是以禮部侍郎知舉白居易有渭郁退居寄禮部崔侍郎詩獨異志誤

十一年丙申

策茂才異等科舉人問大禹求賢而夏德長茂文王多士而周道緝熙然則爲政在人人存政舉朕德薄化淺嗣膺寶業夙興寅畏若涉大川求思至謨庶答天誠于大夫志行脩潔學術通贍儒思

於天下之際研精於大道之極儼然就辟良用嘉焉迺者夷夏多
虞烽鞞屢警因之以荒饉生人蕩析比屋㯳櫱今八表甫清羯兵
未戢朕恭承丕緒實濟横流期致和平惟新制度且成湯受夏周
武定殷劉𤂜嬴奨魏乘漢俗以亂爲理以安易危必有至政存乎
令典同符今日可舉而行精辯所長著之於策禹謨之六府三事
周法之八政五紀有守有爲是彝是訓經綸遠古用彰得失國志
詳載天官必書成務濟時莫斯爲急並宜明敷功利別白條流較
前王之損益揆今代之用捨沿革之要茂對所宜今欲廢關市之
征輕什一之法歸踰年之成罷無事之官則國用靡資軍食何繼

人多胥怨邊有侵軼匠無良畫明示謀謨其法令或不便于時吏人將未適其任賢士見沈於負俗遺綱有補於化源可以均沃塉于原田便工商於市肆改制徵物舊創建正復務官曾澄清流品使朝有濟理之士邊有死難之臣而致俗廉隅遠風樸略必書効實指陳利害授簡之外儻有令圖各罄所聞備申讜議虛懷固久勿隱予違文苑英華　按策言去歲以彗星徵考新書天文志元和十年三月有長星於太微尾至軒轅蓋以十一年策制舉唐受命至是年爲一百九十九年故策曰近二百年

進士三十三人　摭言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逢吉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語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按此詩爲周匡物及第詩

鄭澥　狀元見永樂大典引清漳志　唐才子傳

作鄭解玉芝堂談薈作鄭澥當從御史臺精舍題名碑作鄭澥唐詩紀事作高澥誤

姚合

唐才子傳姚合陝州人宰相崇之曾孫也元和十一年李逢吉知貢舉有夙好因拔泥塗鄭澥榜及第　按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云陝郡姚氏懿嶲州都督生元景元之元素元素生陽陵令算算生閈閈子祕書合世所稱姚武功者則合爲元素曾孫才子傳以爲崇曾孫誤舊譜以爲崇元孫光誤　按舊書姚崇傳以合爲崇元孫　姚合有寄陝府內兄郭冏端公詩云拙純無大計酷嗜進士名爲文性不高三年住西京相府執文柄念其心專精薄藝不退爭特列爲門生事出自非意喜常少於驚春榜門散飛數日遍八欲眼始見花發耳得閤鳥鳴兒同去年春九九雞與育家寄河朔閒道路出陝城暌邂逅十年一會路素誠同游山水窮狂飲飛大觥起坐不相離有若親弟兄中外無親疏所尊在其情久客貴優饒一醉舊疾平家遠歸思切風雨甚亦行到茲戀仁賢淹滯一月程新詩忽見示氣邈言縱橫纖緣意千里騷雅文發明永晝吟不休咽喉乾無聲羈發章衿玉令日金玉轉又有及第後夜中書事詩云夜睡常驚起春光屬野夫新銜添一字舊友逐前途喜過還疑夢狂來不似儒愛花持燭看憶酒犯街沽天上名應定人閒盛更無報恩丞相閤

何啻殺微軀又有杏園宴上謝座主詩云得陪桃李植芳叢別感生成太昊功今日無言春雨後似含冷涕謝東風又有成名後留別從兒詩云一辭山舍廢躬耕無事悠悠住帝城緇客衣裳多不穩和人詩何問難精幾年秋賦雅知病昨日春闈偶有名却出閣東悲復落歸等弟妹別仁兒

廖有方

柳宗元有答廖有方論文書又有送詩人廖有方序韓注元和十一年有方中進士第改名游卿

雲溪友議廖有方元和乙未歲下第游蜀至寶雞西界適公館忽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惙也乃于暗室之內見一貧病兒郎問其疾苦行止強而對曰辛勤數舉未偶卿音眄睞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擬求救療是人俄忽而逝遂賤鬻所乘鞍馬于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苟爲金門同人臨歧慟斷復爲銘曰嗟君歿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後廖君自西蜀迴取東川路至靈龕驛驛將迎歸私第及見其妻素衣再拜嗚咽情不可任徘徊設辭有同親懿淹留半月僕馬皆飫啜熊虎之珍極賓主之分有方不測何緣悚惕尤甚臨別其妻又悲啼贈贐猶歸一駁其價值數百千驛將曰郎君今春所葬胡綰秀才即某妻室之季兄也始知亡者姓字復敘平生之弔所遺之物終不納焉少婦及夫壻

意邦上有方辭曰僕爲男子粗察古今偶然葬一同流不敢當茲厚惠遂促轡而前驛將奔騎而送復遁一驛尚未分離廖君不顧其物驛將執袂各悵東西物乃棄于林野鄉老以義事申州州以表奏中朝文武寀寮願識有方其爲導引明年李侍郎逢吉知舉放有方及第改名游卿聲動華夷皇唐之義士也其主驛戴克勤堂帖本道節度甄昇至于顯職克勤名義與廖君同遠矣　唐詩紀事有方交州人

周匡物

永樂大典引清源志元和十一年周匡物進士及第

太平廣記引閩川名士傳周匡物字幾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一年王播榜下進士及第時以歌詩著名初因以家貧徒步應舉落魄風塵懷刺不遇路經錢塘江乏艤船之資久不得濟乃于公館題詩云萬里茫茫天塹遙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郡牧出見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傳此詩諷誦舟子不敢取舉選人錢者自此始也按是年李逢吉入相王播代放榜故曰王播榜　唐詩紀事周匡物及第後謝座主詩云一從東越入西秦十度聞鶯不見春試向昆山投瓦礫便容靈沼洗埃塵悲歡暗負風雲力感激潛生木植身中夜自將形影語古來吞炭是何人又有及第謠云水國寒消春日長燕鶯催促花枝忙風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

香遙望龍墀新得意九天敕下多狂醉驊騮一百三十蹄蹈破蓬萊五雲地物經千載出塵埃從此便爲天下瑞

令狐定 舊書令狐楚傳弟定字履常元和十一年進士及第

皇甫曙 唐詩紀事曙元和十一年中書舍人李逢吉下登第

是歲高擬第一人劉端夫李方周匡物廖有方輩皆預選

劉端夫 按端夫當即巖夫之兄也

李方 見上

楊之罘 韓愈有招楊之罘詩五百家注引補注云之罘行第八元和十一年進士

諸科十四人

茂才異等科

杜元穎 文苑英華按舊書本傳不言應制舉第言元和中爲左拾遺右補闕召入翰林充學士吳元濟平以書詔之勤賜緋魚袋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蓋以制舉登科授拾遺補闕也 按丁居晦重修承旨學士壁記云杜元穎元和十二年□月十三日自太常博士充翰林學士二十日改右補闕□月十八日賜緋蔡州平在次年十月元穎時已入翰林故知登科在此年

知貢舉 中書舍人李逢吉 舊書本傳元和九年改中書舍人十一年二月權知禮部貢舉按舊書本紀十一年二月以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賜緋魚袋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賜紫金魚袋本傳以入相爲知舉年月誤摭言元和十一年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李逢吉下及第三十三人試策後拜相令禮部尚書王播署榜其日午後放榜 因話錄李太師逢吉知貢舉榜成未放而入相禮部王尚書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迹門生前世未有，按姚合有和座主相公西亭秋日即事詩又有和座主相公雨中作座主即李逢吉也

杜元穎對策曰臣元穎案周易君道下濟臣志上通謂之泰其繇曰小往大來臣歷觀書契以還君德定位未有遵斯道而能達聰明目光極鴻業者也伏惟陛下誕膺明命克敷文德親降大問詢於微臣愚智識膚鄙經術短淺不足以充明詔之言而隱罪大矣

敢不俯罄悃衷仰謝萬一制策曰朕躬承丕緒實濟橫流期致和平惟新制度且成湯受夏周武定殷劉矯嬴燹魏乘漢俗必有至政存乎令典者臣聞湯革夏政野以質武革殷政鬼以文秦暴以亡漢寬以燭此皆古王之令典也比東漢既衰皇綱幅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用漢法以取威權中原粗平遂偷神器其政刑典禮躋駁前世固非蕭曹畫一文景更令之比也雖曰革命固無足採陛下承匕鬯以取大器赫雷霆以掃欃凶功高一戎業定再造欲維新制度以救生靈幽明動植罔不稱慶實天下幸甚然臣之私心有願獻替不憚斧鉞以干龍鱗伏惟陛下少留意焉臣聞自

古王者易姓受氏告成于天則維新制度以改人視聽所以示亡王之驕僻也所以揚造邦之耿光也其餘少康復夏武丁興殷武王興周光武紹漢則皆舉用舊典以昭其先朝之休德滂茂也以辯其凶逆之滔天干紀也以志其昭前之光而纂脩其德也我高祖勤恤人隱始除暴亂而建王業我太宗叶贊經綸增輝先聖皇天眷祐祚以名臣於是酌之人心參之典禮立我王度爲萬代業陛下誠宜恭以守之勤以行之克配彼天立我人極矧乎周秦漢魏造邦之事非臣之所宜言也臣又伏見去歲徵臣等詔書聖旨殷勤憂天譴見今制書首章則曰求思至讜庶荅天誡次曰期至

和平維新制度下曰改制徵物鼎創建正臣伏念聖上豈不以彗
有布新之道明欲承順天意旌于國章乎臣愚以爲自古災眚多
矣大者天地震裂次者日月薄蝕小者星辰變謫皆或應或否繫
於其君之德也夫嚴風不能凋翠葉凝寒不能冰醇酎何者不當
凋者風則何有不當冰者寒亦故爲然則災眚者天道之常無德
者當之不爲有道者害亦已明矣陛下若欲寅畏上天大爲恭禦
則德爲之實而禳爲之華居其實不居其華此社稷之景福也制
策曰禹謨之六府三事周法之八政五紀有守有爲是彝是訓經
綸遠古用彰得失國志詳載天官必書成務濟時莫斯爲急宜明

敘功利別白條流者臣聞夏禹之寗成五服也羣謨六府三事周
武之誕敷明命也實陳八政五紀語其功利其六府者人仰以生
三事者德據以成八政爲經國之用五紀爲歲天之道別其條流
則曲直木也從革金也水以潤下育物火以炎上同天土順則五
稼阜滋穀登則蒸人乃粒直己以正德理財以利用務本以厚生
此九功所以惟敘也八政食所以生人也貨所以聚人也祀所以
仁鬼神也司空實平水土司寇實詰姦慝司空實敷五教賓以叶
多方師以具七德此先王保乂萬有也周星者歲之紀合朔者月
之紀信旬者日之紀星辰以察乾象歷數以授人時此先王所以

合德二儀也得其道者王失其道者亡古今雖殊其致一也陛下執古之道馭今之有降此彝訓以及于臣但稟師說難副睿問制策曰較前王之損益揆今代之用捨沿革之要茂對所宜者臣聞貫古今徹天壤而不可易者道與德也時損益而皆便於理者名與物也所以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倚道之主莫不襲行其餘正朔服色聲名文物則三代以降逮乎陳隋各從其所尚爾伏惟陛下視其善者用之其不善者舍之此沿革之要也制策曰廢關市之征輕什一之賦者臣以征關市稅什一者古今通典苟不踰轍無害于人誠宜取之以資國用陛下明欲廢之輕之以息黔首甚大

患也然臣以爲百姓之患者不在于此在于法令不一賦歛迭興名目滋彰杼軸皆盡爾今王畿之內外地州縣亦不當賦稅者何有鎭守團練等使數州又置節度支度使皆多聚强兵增置部伍車禾斗米皆出于人計其誅求十倍王府至于雖賦之際不敢自焚殺長吏夷城郭者又亦多矣卒然邊陲有雞羽檄交馳必不得一人尺鐵以資大討伏望陛下下曠然之詔使內地州縣悉依平時舊帥故老盡罷以息疲人則天下賦稅十減七八矣制策曰歸踰年之戍罷無事之官者臣聞王卒以舊楚子所以敗也將驕卒惰項梁所以亡也今緣邊將士功已高位已重進不求賞退不畏

刑伏望申命將帥言於軍中有思歸者內以新卒代之願充軍者復以師律繫之夫如是則軍政必行軍政必行則邊無侵軼矣臣又聞賞功以貴任能以職古之道也伏見比歲詔旨諸員外兼試等官才者能者改授正員其餘並依本資敘進陛下已得人柄馭功之道矣微臣又何間焉制策曰法有或不便于時吏有或不適其任賢士見沈於負俗遺綱有補於化源者此皆經國大體則當與朝之衆君子議焉臣位卑識寡何足裨補然臣以爲令合於經而人悅之者可存也令爲救弊而作行已久而猶未安之者可省也若乃申黜幽陟明之典則吏人砥節矣遵蒐瑕錄能之義則俊

又敉職矣若王綱者布于方冊顧在陛下行與不行何謂之遺矣
制策曰均沃塉于原田便工商於市肆者臣聞度土功因地利所
以惠眾人也禁末作絕奇貨所以惠工商也其要在于申明田令
與不擾市人耳制策曰改制徵物纂創建正者伏以國家受命向
二百年憲章典禮并吞千古今陛下嗣聖御極孝理君臨華夏旣
平臨按字疑有誤欲改制此皆先聖舊典臣竊惜之臣又聞夏以木德
王而正以人統殷以金德王而正以地統周以火德王而正以天
統孔子曰夏正爲得天此不易之道也制策曰復務官曹澄清流
品者臣聞設官分職以藏王事猶列宿定位同拱北辰也伏見艱

廣以來增制使額類官有二事人無底從銷錢銷食十場十提今陛下欲使復務于官人志所底此爲政之本也臣聞政以賄成則廉者貪匪原注廉者貪匪疑直其道則貪者廉此仕進之情也今聖慮及此孰不潔其源而浚其流乎制策曰朝有濟理之士邊有死難之臣者臣聞舜舉臯陶湯舉伊尹則仁者至矣今賢才夾輔俊乂揚庭猶滄海之富珠璣昆山之積瓊玉但恐未察耳伏望聽政之暇引備顧問則十六相不專美于堯代矣臣又聞子驕者不志孝臣驕者不志忠伏望陛下訓將帥以禮示司徒以義則伏節犯難者孰變其功乎制策曰致俗廉隅還風樸略者臣以爲非難也其化始于

朝廷公卿大夫孰不尚退讓崇節儉而率土之士疇不從風而靡乎制策曰授簡之外儻有令圖者臣以為當今所務者在于興禮樂務耕稼禁游食抑奢侈其餘則詔書所以問臣纖悉謹對 文苑英華

十二年丁酉

進士三十五人 是年孟夷等第罷舉見摭言

蕭傑 舊書蕭俛傳俛弟傑字豪士元和十二年登進士第

崔龜從 舊書本傳龜從字元告清河人祖璜父誠龜從元和十二年擢進士第又登書判拔萃科 續前定錄崔龜從未達時嘗至宣州夢到一府門屋宇深大有綠衣吏抱案龜從揖而問之曰某未達應舉請為一檢可乎吏因為檢曰灼然及第科名極高言訖遂覺明年果中第又聯得科目

諸科十四人

博學宏詞科　張又新廣卓異記引登科記又新元和九年
進士狀元及第十二年宏詞頭登科

賀黃按宇有誤科見雲麓
疑作龔黃科漫鈔

知貢舉　中書舍人李程舊書李程傳元和十一年拜中書舍人
權知京兆尹事十二年權知禮部貢舉

十三年四月
拜禮部侍郎

十三年戊戌

十月權知禮部侍郎庾承宣奏臣有親屬應明經進士舉者請準
舊例送考功試從之自貞元十六年高郢掌貢舉請權停考功別
試識者是之自今始復冊府元龜
唐會要

進士三十二人摭言陳標贈元和十三年登進士詩曰春官南院
院牆東地色初分月色紅文字一千重馬擁喜歡

三十二人同限看魚躍辭凡水心逐紫鳥飛出瑞風莫怪雲泥從此別總曾惆悵去年中　文苑英華有玉聲如樂詩當是此年試題

獨孤樟　狀元見永樂大典引清漳志　玉芝堂談薈作獨孤梓誤

李廓　舊書李程傳子廓進士登第　唐才子傳李廓宰相程之子也少有志勳業擢警慨然而未肯屑就遂困場屋中作下第詩曰榜前潛制淚眾裏獨嫌身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暖風張樂席晴日看花塵盡是添愁處深居乞過春時流皆稱賞且憐之因共推挽元和十三年獨孤樟榜進士　僧無可有冬夜姚侍御宅送李廓少府詩

李石　舊書本傳石字中玉隴西人祖堅父朋石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　因話錄李相公石是庾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李任魏博節因奏事特賜紫而庾尚衣緋人謂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摭言庾承宣主文後六七年方衣金紫時門生李石先于內庭恩賜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魚拜獻座主

柳仲郢　舊書柳公綽傳子仲郢字諭蒙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

程昔範　唐語林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讀三卷韓文公稱歎之及赴舉言于主司曰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不第人以為屈庾尚書承宣知貢舉程始登第　韓文考異引進畦

暇語子齊初應舉韓公賞
之為作丹穴五色羽詩
擢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

王洙　東陽夜怪錄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瑯琊人元和十三年春
洙自云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暮次
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
偶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睹
之異是歲自虛十有一月八日東還乃元和八年也

樂坤　雲溪友議樂坤員外素名沖出入文場多蹇元和十二年忿起歸耕之
思乃祈知己東遊夜禱華嶽廟虔心啟祝願知升黜之分止此一
宵一如可求名者則重適關城如不可則無由再窺仙掌矣中夜忽
夢一青綬人檢簿書報云來年有樂坤及第名已列冥簿不見樂
沖也沖遂改名坤果如其說春闈後經岳祈謝又祝官職于
主簿夢中揖官歷四資郡守而已乃終於郢州神其靈哉

劉軻　唐詩紀事軻字希仁元和末登進士第軻為僧時瘞遺骸夢一
書生來謝持三雞子勸食之啗一而吞二後精儒術　撫亓云
軻慕孟軻為文故以名焉少為僧止于豫章高安之南果園復求
黃老之術隱于廬山既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　軻上座
主書曰軻本沛上耕人代業儒為農人家天寶末流離于邊徙貫
南鄙遐之人嗜習頗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輟耕捨學與邊俗齒且

曰言忠信行必果雖夷貊行矣故處邊如沛然貞元中嗣僧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結廬于廬山之陽日有芟夷畚築之役雖震風凌雨亦不廢力大耕或農闢餘隙猶誓窓下日與古人磨礱前心歲月悠久漸成書癖 潛存賢永樂大典引潯陽志

潘存實元和十三年進士及第 陳彤昌黎集有送陳彤秀才序五百家注引韓氏曰公貞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爲山陽令過潭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貞元年從掾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諸科十三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庾承宣見唐語林

劉軻玉聲如樂詩曰玉叩能旋止人言與樂并繁音忽已闋雅韻詘然清珮想停仙步泉疑咽夜聲曲終無異聽響極有餘情特達知難擬玲瓏豈易名昆山如可得一片佇爲榮文苑英華

瀋存實玉聲如樂詩曰表質自堅貞因人一叩鳴靜將金並響妙與樂同聲杳杳疑風送泠泠似曲成韻含湘瑟切音帶舜絃清不獨藏虹氣猶能暢物情后夔如爲聽從此振琤琤（文苑英華）

十四年（己亥）

七月己丑御宣政殿册尊號禮畢大赦天下制曰用賢納諫常所虛心計科求人抑亦古典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委中書門下尚書御史臺及諸司四品以下清望官五品以上清望官諸道觀察使刺史各舉所知仍限來年正月內到上都朕

當親自衆試唐大詔令集

進士三十一人是年韋瓘等第罷舉見摭言　文苑英華王師如時雨賦以慰悅人心如雨枋旱爲韻又有騏驥長鳴詩皆此年試題

韋諶狀元見玉芝之堂談薈

章孝標唐才子傳章孝標字道正鐵地人李紳鎮淮東時春雪孝標參座席有詩名紳命札請賦唯然索筆一揮六出花飛處處驅黏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李大稱賞薦于主文元和十四年禮部侍郎庾承宣下進士及第授校書郎　雲溪友議章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爲詩以刺主司獨章爲歸燕留獻侍郎庾承宣得詩展轉吟諷誠恨遺才仍候秋期必當薦引庾果重典禮闈章孝標來年擢第羣議以爲二十八字而致大科則名路可遵遇相磐礴也詩曰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　摭言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相曰及第全勝十改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用眞金鍍若是眞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孝標又有初及第歸酬孟元翊見贈詩云六年衣破帝城塵一日

天池水脫鱗未有片言驚後張不無斷色見同人每登公讌思來日漸聽鄉音認本身何幸致詩相慰賀東歸花發杏桃春

陳去疾

永樂大典引閩中記陳去疾字文醫侯官人元和十四年及第

馬植

舊書本傳植扶風人父熙植元和十四年進士又登制策科新書植字存之

李讓夷

舊書本傳讓夷字達心隴西人祖悅父應規讓夷元和十四年擢進士第

張庾

太平廣記引續元怪錄張庾舉進士元和十三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僕夫他宿獨庾在月下忽聞異香滿院方驚之俄聞履聲漸近庾徙倚聽之數青衣年十八九醲美無敵推門而入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只此院小家藤架可矣遂少女七八人容色皆醲服飾華麗宛若豪富家人庾走避堂中垂簾望之諸女徐行直請藤下須臾陳設牀榻雕盤玉樽盃杓皆奇物八人環坐青衣執樂者十人執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絲管方動坐上一人曰不告主人遂欲張樂得無慢乎既是衣冠邀來同歡可也因命一青衣轉語曰姊妹步月偶入賞院酒食絲竹輒以白樂秀才能暫出爲主否夜深計已脫冠紗巾而來可稱疏野庾闇青衣受命毀其來也乃閉門拒之青衣叩門庾不應推不可開遽走復命一女曰去斯同歡人不敢頂既

入其門不名亦合來謁閉門塞戶義見吾徒呼既不來何須更召于是一人執榜一人糾司酒既巡行絲竹合奏殽饌芳珍音曲清亮庾度此坊南街盡是墟墓絕無人住謂從坊中出則坊門已閉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頃見迷何能自悟於是潛取搘牀石徐開門突出望座而擊正中臺盤紛然而散庾逐之齊得一盞以衣繫之及明視之乃一白角盞奇不可名院中香氣數日不歇盞鏁于櫃中親朋來者莫不傳視竟不能辨其所自後十餘日傳觀數次忽墮地遂不復見庾明年進士上第

韋中立 中立於元和十四年中第見柳宗元答中立論師道書注

諸科十二人

知貢舉 中書舍人庾承宣 見唐語林

韋孝標王師如時雨賦曰念黎庶兮罹於毒痛我興師以剪屠如旱歲之稼穡得膏雨之霑濡豈不以垂渥澤潤涸枯草木之心甯

慮膜其乾矣天人之意將同衛討邪乎至乃銳戈矛齊卒伍誠告虔於上帝祈發生於下土龍旗電掣疑驅蔚矣之雲鼉鼓雷奔似造沛然之雨匪六師之是侵實百姓以爲心所謂謀臣如雨猛將如林馳之驟之似得時而將降六伐七伐謂决渠而就深既踴躍而成列象沈陰之欲泄靑萍剸而破塊將分白羽麾而散絲不絕奚稠草之芳茂信洗兵之是閱異苞茅之貢矣爾職不恭同陰雨以膏之我心則悅不疾不徐箕張翼舒向兵革而自弭喻雰霏之有餘多鼓均聲知上善之不若密雲不雨想西郊之未如且宣王六月兮非旱之備高宗三年兮適足爲費惟鬼方之是讎何人倫

之足慰豈比指綠林十一 戎養蒼生於百舟知我者信號令如春

不知我者疑甘澤隨輸一 鼓而風雲作氣再麾而寰宇清塵以此

出征爲活國不能無戰乃愛人故得戎羯來王淮夷納款嗟蟻蟣

之猶聚將刑戮而尙緩今挾泰山壓危卵不得已而用師如救歲

之大旱文苑英華

陳去疾王師如時雨賦曰惟唐十二葉盛德如春雖幽無不被而

獷有未臣帝曰咨非我武焉能厎人於是考龜策諸諮詢投干戈

於苗扈之地拯黎庶於塗炭之辰是師也以勝殘爲心以除暴爲

主得周宣之薄伐非漢皇之黷武爾乃誓六師命吉甫鼓而出兮

俯而取始天聲乍發闞若雷霆終聖澤旁流霈如甘雨既殲元惡不問其餘誠與之更始而待之如初簞食壺漿將爭先以邀路緇黃耆艾知弛負以宵居是以足蹈手舞怨釋憤攄洗心盪而沃若類草木之貴如始其聞金鼓之聲疑殺戮之謂及其蒙霑霈之賜眾乃欷歔以相慰曰豈圖汙俗猶軫聖心殷雲雷以作解與枯槁而爲陰濟濟蒸徒一以貫乎睿旨蹈蹈噍類咸得滌其煩襟遲恩既溥幽夏爰泄愛離畢之時見視燎原之焰滅始憑鼓怒信天步之不回終乃發生諒人情之大悅既而新厥政革其謨遂開儒風與文教戢櫜越棘與燕弧正皇綱于寒暑變下國之榮枯夫如是

莫不沐仁澤以愉愉詠恩波之侃侃方且觀濠梁之魚樂豈復比農夫於歲旱 文苑英華

章孝標騏驥長鳴詩曰有馬骨堪驚無人眼自明力疲吳坂峻嘶苦朔風生逐逐懷良御蕭蕭顧樂鳴瑤池期弄影天路欲飛聲皎月誰知種浮雲莫問程鹽車終願脫千里爲君行 文苑英華

陳去疾騏驥長鳴詩曰騏驥忻知己嘶鳴忽異常積悲攄怨抑一舉徹穹蒼迹類三年鳥心馳五達莊何言從塞叟今日逐騰驤牛阜休維縶天衢忝陸梁向非逢伯樂誰足見其長 文苑英華

十五年庚子

正月庚子憲宗崩舊書本紀

閏月丙午穆宗即位于太極殿東序通鑑

二月壬寅敕先帝所徵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朕不欲親試宜令中書門下尚書省四品已上官於三月二十三日就尚書省同試舊書本紀　册府元龜　唐會要

三月戊午按戊午是十六日吏部尚書趙宗儒等奏應制科人等伏奉今月十一日舊書趙宗儒傳作十五日敕比者先朝徵集應制人等已及時限恐皆來自遠方難于久住酌宜審事遂奏有司定日就試如聞所集之人多已分散須知審的然後裁定宜令所司商量聞奏者伏以

制科所設本在親臨南省試人亦非舊典今覃恩旣畢庶政維新況山陵日近庶務繁殷侍問之士就試非多臣等商量且宜停罷從之舊書本紀　冊府元龜　唐會要　舊書趙宗儒傳元和十四年拜吏部尚書穆宗即位以初釋服令尚書省官試先朝所徵集應制舉人宗儒奏云云

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鎭州宣慰制如有隱於山谷退在邱園行義素高名節可尙或才兼文武卓然可奬者具名薦聞通鑑　冊府元龜

進士二十九人試早春殘雪詩見唐詩紀事又老學菴筆記云國初韻略載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施肩吾及第敕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則此年所試有何論矣

盧儲狀元　唐詩紀事李

翔江淮典郡儲以進士投卷翔禮待之置文卷几案間因出覩事長女及笄閑步鈴閣前見文卷尋繹數回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爲狀頭迨公退閑之深異其詩乃介賓佐至郵舍具話于儲選以爲登儲謙辭久之終不郤其意越月遂許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關試徑越嘉禮催粧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幸爲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後盧止官舍迎內子有庭花開乃題曰芍藥斬新栽當庭數朶對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人生前定固非偶然耳

鄭亞

舊書鄭畋傳父亞字子佐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崔嘏授鄭亞桂府觀察使制早升甲乙之科雅有詞華之舉

盧戢

樊南文集有爲滎陽公謝除盧副使等官狀云盧戢與君同年登第是戢與鄭亞同年也又有爲桂州盧副使撤謝聘錢啟云丙科擢第來全榮于桂香盛府從知郤自驚于銅臭

呂述

樊南文集有祭呂商州文云既步京國亦爲鄉里與田蘇游有太叔美鄭都才運洛陽年商何妄神仙張良女子禮闈之擯譽也如彼册府之傳名兮若此又云月中乃其詩科桂池裹亦相矜幕蓮馮氏注云此代鄭亞作呂益與鄭同年新書藝文志呂述黠戛斯朝貢圖傳一卷注云字脩業會昌秘書少監商州刺史必即其人今從之

裴乾餘

見文苑英

華

施肩吾

唐才子傳施肩吾字希聖睦州人元和十五年盧儲
榜進士第後謝禮部陳侍郎云九重城裏無親識八
百人中獨姓施不待除授即東歸　施肩吾與徐凝書云僕雖李
忝成名自知命薄遂栖心元門養性林泉又行及第後過楊子江
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黑浪高于天今日步
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又有上禮部侍郎陳
情詩云九重城裡無親識八百人中獨姓施弱羽飛時攢箭險蹇
驢行處薄冰危晴天欲照盆難反貧女如花鏡不知卻向從來受
恩地再求青律變寒枝又有及第後夜訪月仙子云自喜尋幽夜
新當及第年還將天上桂來訪月中仙　按是年爲李建知舉才
子傳以爲陳侍郎誤摭言又以
肩吾爲元和十年及第亦誤

唐持

舊書文苑傳唐持字德守
元和十五年擢進士第扶
持次之子
扶之弟

姚康

唐詩紀事康元和十五年進士第書錄解題
康字汝諧南仲孫　按即撰唐登科記者

崔嘏

新書李德裕傳崔嘏字乾錫舉進士　唐語林元和十五年
太常少卿李建知舉放進士二十九人時崔嘏舍人與施肩
吾同榜肩吾寒進嘏瞥一目曲江宴賦詩肩吾云去
古成段著蟲爲蝦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陳越石

宣
室

志紙川陳越石初名黃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張氏者元和中越石與張氏俱夜食忽聞燭影後有呼吸之聲甚異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長有黃毛連臂似乞食之狀越石深知其怪惡而且懼久之聞燭影下有語我病故奉謁願以少肉致掌中幸無見阻越石則以少肉投于地其手即取之而去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訖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罵曰妖鬼何爲輒來宜疾去不然且擊之得毋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張氏前謂張氏曰女郎能以少肉見惠乎越石謂張氏曰愼無與張氏竟不與久之忽于燭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髮蓬然兩目如電四牙若鋒刃之狀甚可懼以手擊張氏遽仆于地冥然不能動越石有膽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走不敢回視明日窮其跡于垣上有過蹤越石曰此物今夕將再來矣于是至夜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儻食頃夜叉果來既踰牆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連擊數十及夜叉去以燭視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餘亦在地蓋擊而墮者自是張氏病愈至夕聞數里外有呼者曰陳黃石何爲不歸我皮也連呼不止僅月餘每夕常聞呼聲越石度不可禁且惡見呼于是遷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元和十五年登第進士至會昌二年卒于藍田令

盧宏正

舊書盧簡

解傳宏正字子强
元和末登進士第

李中敏 舊書本傳隴西人父嬰中敏元和末登進士第

諸科十三人

處士科 見雲麓漫鈔

知貢舉 太常少卿李建 撫言元和十五年閏正月十五日太常少卿知貢舉李建下二十九人至二月二十九日拜禮部侍郎　冊府元龜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郎位是年禮部侍郎李建知貢舉建取捨非其人又畏于請託故其年不爲得士竟以人情不洽遽改爲刑部侍郎　唐語林李建爲吏部郎中嘗曰方今秀英皆在進士使吾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于吏部使尉緊縣既罷復集使尉望縣既罷又集使尉畿縣而升于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淸列遲速爲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滯以守常限無紛競以求再捷下曹得其脩舉上位得其更歷就而言之其利甚溥議者是之　拔元稹李建墓誌銘云公出刺澧州人以亞太常于禮部中最貢士用已登取文章選用多薦說者遂爲禮部侍郎遷刑部又白居易

李建墓碑銘云在禮部時由文取士不聽譽不信毀與
冊府元龜所載迴殊蓋不聽毀譽故不免于謗也

裴乾餘早春殘雪詩曰霽日彫瓊彩幽庭減夜寒梅飄餘片積日
壓晚光殘零落偏依桂霏微不掩蘭陰林披霧縠小沼破冰盤曲
檻霜凝砌疏篁玉碎竿已聞三徑好猶可訪袁安文苑英華

施肩吾早春殘雪詩曰春景照林巒玲瓏雪影殘井泉添碧甃藥
圃洗朱欄雲路迷初醒書堂映漸難花分梅嶺色塵減玉堦寒遠
稱棲松鶴高宜點露盤佇逢春律後陰谷始堪看文苑英華

姚康早春殘雪詩曰微暖春潛至輕明雪尚殘銀鋪光漸墜珪破
色仍寒無柳花常在非秋露正團素光浮轉薄皓質駐應難幸得

依陰處偏宜帶月看玉扆銷欲盡鵷巷起貴安唐詩紀事